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当中，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被一再证明是至理名言，书生们必须在夹缝里闯出一条生路来。代写书信就是书生们的一种求生之道。

在农村，每到逢场的日子，总会有个把老先生，戴上圆圆的老光镜，一身布衣，端坐在茶馆前一张铺着布幔的破桌子后，神情严肃。目光悠远，偶尔呷一口浓茶，抽几口叶子烟，等待生意的到来。这其实是乡野文人的典型表征。内心渴望生意源源不断。但学业本硕上又耻于吉利，在泰然中等待，在等待中渴望。一个目不识丁的太婆，颤三抖四地叙述自己的不幸，要给远方的儿子写信，希望他寄钱回来。先生一面唯唯地应着，一面笔走龙蛇，太婆说完，信也差不多写完了，路人叹为神人也！学问大着咧。

这种信的内容，一般是有公式的，不外乎换了名字称呼而已。写一封信的收费一般是2角钱。如果事情复杂，写的文章超出一页纸，先生是要加收费用的。有些先生不好意思直接收钱，而是请茶馆的小二代收，再从中扣除自己的茶钱、酒钱、豆花饭钱，大半天下来，也有三两块钱的进账。在十几年前，这也够先生一个星期的酒钱了。

正在消失的职业

◎蒋蓝 / 文 ◎顾斯嘉 / 图

上海遠東出版社

在没有使用煤气、天然气的年代，蜂窝煤一直是城市里民用的主要燃料，有段时间还需要煤炭供应票。打蜂窝煤的人，尽管一脸煤污，双手漆黑，但太权在握，找对象好像都很容易。

只有上好的无烟煤，才适合做蜂窝煤。首先要经过粉碎、和黄泥、和水等工序，然后才能进行压型。和黄泥、和水都是有一定比例的：多了煤就不易点着，少了煤又会松散。模具是一个内有12根圆钢条的上下压模，把煤装进去，盖好上压板，再用木锤一阵猛打，压到一个刻度，去掉盖板，浑圆的蜂窝煤就倒出来了。

后来，有了压蜂窝煤的机器，速度大为提高，但一些大的煤核没有被粉碎就压进蜂窝煤里，其质量起起落落，并不稳定。

蜂窝煤一般有一大一小两种规格。那时，一个小蜂窝煤的价格大约是几分钱，20年一晃而过，每只的售价也才2角钱，而且服务上门，这还包括运费在内。比较别附物品，蜂窝煤的提价幅度应该是最低的了。真不知道是煤炭太贱，还是人工费廉价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大概也是仍有购买者的原因吧？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当中，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被一再证明是至理名言，书生们必须在夹缝里闯出一条生路来。代写书信就是书生们的一种求生之道。

在农村，每到逢场的日子，总会有个把老先生，戴土陶制的老光镜，一身布衣，端坐在茶馆前一张铺着布垫的破桌子后，神情严肃，目光深邃，偶尔呷一口浓茶，抽几口叶子烟，等待生意的到来。这其实是乡野文人的典型代表，内心渴望生意源源不断，但从学业本质上又聊于吉利，在泰然中等待，在等待中渴望。一个目不识丁的太婆，颤三抖四地叙述自己的不幸，要给远方的儿子写信，希望他寄钱回来。先生一面啊呀地应着，一面笔走龙蛇，太婆说完，信也差不多写完了，路人叹为神人也！掌阅大着啊。

这种信的内容，一般是有公式的，不外乎换了名字称呼而已。写一封信的收费一般是2角钱。如果事情复杂，写的文字超出一页纸，先生是要加收费用的。有些先生不好意思直接收钱，而是请茶馆的小二代收，再从中扣除自己的茶钱、酒钱、豆花饭钱，大半天下来，也有三两块钱的进账。在十几年前，这也够先生一个星期的酒钱了。

正在消失的职业

◎蒋蓝 / 文 ◎顾斯嘉 / 图 上海连环出版社

在没有使用煤气、天然气的年代，蜂窝煤一直是城市里民用的主要燃料。有段时间还需要媒炭供应票。打蜂窝煤的人，尽管一脸煤污，双手漆黑，但大权在握，找对象好像都很容易。

只有上好的无烟煤，才适合做蜂窝煤。首先要经过粉碎、和黄泥、和水等工序，然后才能进行压模。和黄泥、和水都是有一定比例的，多了煤就不易点着，少了煤又会松散。模具是一个内有12根圆钢条的上下压模，把煤炭进去，盖好上压板，再用木锤一阵猛打，压到一个刻度，去掉盖板，普通的蜂窝煤就倒出来了。

后来，有了压经窝煤的机器，速度大为提高，但一些大的煤核没有被粉碎就压进蜂窝煤里，其质量起起落落，并不稳定。

蜂窝煤一般有一大一小两种规格。那时，一个小蜂窝煤的价格大约是几分钱，20年一晃而过，每只的售价也才2角钱，而且服务上门，这还包括运费在内。比较别的物品，蜂窝煤的提价幅度应该是最低的了。真不知道是煤炭太贱，还是人工费廉价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大概也是仍有购买者的原因吧！



正在消失的职业

编 著 / 蒋蓝 / 文 顾斯嘉 / 图

责任编辑 / 金 水

装帧设计 / 戚亮轩

版式设计 / 戚亮轩

责任制作 / 晏恒全

责任校对 / 吴明泉

出 版 /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遠東出版社

排 版 /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 商務印書館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 上海锦佳装订厂

版 次 /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 092 1/24

印 张 / 9

印 数 / 1—11 000

ISBN 7 - 80661 - 459 - 1

G·169 定价：1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在消失的职业/蒋蓝/文;顾斯嘉/图.—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古古时代图文系列.历史的细节)

ISBN 7-80661-45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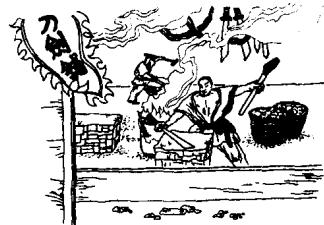
I . 正... II . ①蒋... ②顾... III . 职业-普及读物
IV . C913.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127 号

正在消失的职业

手艺的黄昏(自序)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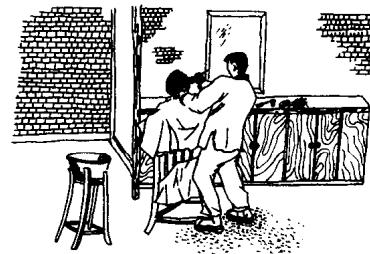
1. 弹棉花 2
2. 货郎 4
3. 代写书信 6
4. 磨刀人 8
5. 卖清水 10
6. 补鞋匠 12
7. 说书 14
8. 放蜂人 16
9. 修钢笔 18
10. 补锅 20
11. 出租图书 22
12. 摆渡人 24
13. 哭丧婆 26
14. 卖跌打药 28



15. 打蜂窩煤 30
 16. 雕花匠 32
 17. 拉板车 34
 18. 卖麦芽糖 36
 19. 麦客 38
 20. 担担面 40



27. 绣花 54
 28. 卖糖画 56
 29. 竹篾匠 58
 30. 剃头挑子 60



21. 卖凉开水 42
 22. 修脚匠 44
 23. 淘粪工 46
 24. 打更守夜 48
 25. 洗衣服 50
 26. 拉洋片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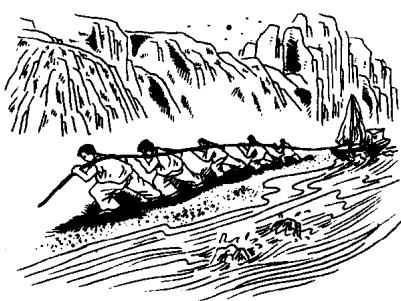




31. 白铁匠 62
32. 缝穷 64
33. 剪纸 66
34. 做宫灯 68
35. 装裱匠 70
36. 窗帘儿木匠 72
37. 翻瓦匠 74
38. 卖炭 76
39. 纤夫 78
40. 收潲水 80
41. 演木偶戏 82
42. 杂耍 84



43. 江湖郎中 86
44. 卖唱 88
45. 抬滑竿 90
46. 票窗帘 92



47. 摆残棋 94
 48. 守墓人 96
 49. 收旧电器 98
 50. 当铺 100
 51. 马帮 102
 52. 裁缝 104
 53. 钟表匠 106
 54. 制绳匠 108
 55. 织家居布 110
 56. 开染坊 112
 57. 锯工 114
 58. 烧盐匠 116
 59. 石印 118
 60. 写店招 120
 61. 雕牙章 122
 62. 书记员 124



63. 碾米厂 126

64. 杀猪匠 128

65. 造土纸 130

66. 桐油商 132



71. 草编 142

72. 写碑文 144

73. 油印工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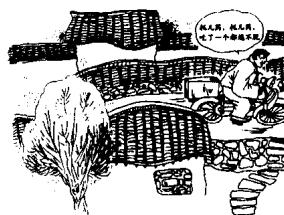
74. 车把式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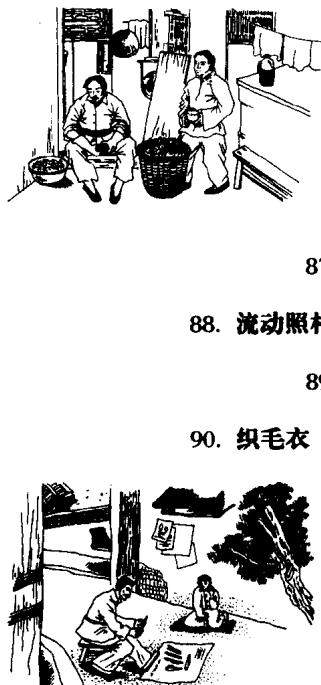
75. 推车 150

76. 收荒匠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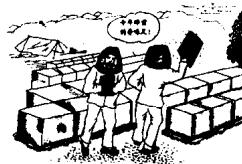
77. 卖宠物 154

78. 刀剑铺 156





79. 卖碎石 158
80. 烧石灰 160
81. 铅印 162
82. 奶妈 164
83. 广播员 166
84. 内刊编辑 168
85. 爆米花 170
86. 包皮蛋 172
87. 卖耗子药 174
88. 流动照相 176
89. 跑摊匠 178
90. 织毛衣 180
91. 带路 182
92. 吹鼓手 184
93. 民办教师 186
94. 采耳师 188





95. 流动烟贩 190



96. 金银匠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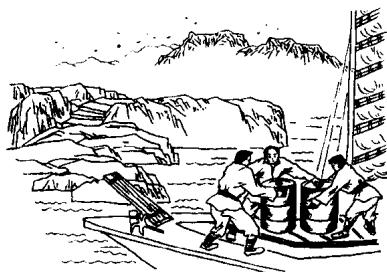
97. 背夫 194

98. 开武馆 196

99. 猎户 198

100. 电话总机 200

后记 202



手艺的黄昏(自序)

时光肯定是恒速的，而时光在物质上的投影却让观察者产生出很多错觉。当物质的繁多迫使其生存周期缩短时，新潮事物对过往物品构成的遮蔽，使人们在斑驳陆离的光线中，目睹倾情已久的历史，正在冉冉离去。

从如日中天过渡到正在消失，正如由希望到伤感的转化。时间被赋予的情感如此复杂和广泛，使得我们多么希望时间能够慢下来，就像浮士德对着命运高声呼喊的那样：你停一停吧，你真美丽！这些被记忆所保留下来的印象，总是莫名其妙地牵动着历经者的灵魂，在时尚的间隙里，投射出它们独特的光辉。

本书写了 100 种职业，绝大多数与手艺有关。手艺一道，蕴涵着文明的累积和嬗递，它们在物品上所留下的痕迹，反过来为手艺塑造了不灭的形象。无论是从技艺的发展着眼，还是就文化的承载而言，民间艺人或匠人们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准，但在大机器年代却面临严峻的挑战，就更不用说在数字化生存时期的命运了。

道理好像是很简单的，工业文明对产品的要求就是高技术的无限“复制”，但手艺在某种程度上是拒绝复制的。正因为手艺在施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差异，恰好为文化存留了一个容身的空间，与其说是文化的使命创造了手艺，倒不如说是手艺保留了文化的余脉。

我发现，凡是人文含量越高的物品或者行业，就是越先被流水线时代淘汰的物种。这并不是谁适应谁的问题，而是它们的生成环境完全是两码事，取决于两个迥然各异的价值体系。比较它们的优劣，就好像拿“战神”关羽跟一把冲锋枪比较。

可不管怎样，时间正在无情地湮没非凡抑或平庸的往事。“把往事留在风中”说的不过是男女之事，也许它的实质就跟风一样。但手艺却不同，即使时间朽坏了体现手艺的器物，但文字所抓住的手艺的形象，却可以向后来者传递手艺的温暖。如同夕阳的余晖在锋刃上的留驻，萧然地一闪即逝……

蒋 蓝

2000 年 12 月于成都

1. 弹 棉 花

弹棉花的人，一般都来自山区，行头不外是一副大弹弓，外加一个大背篓，里面装着一些白花花的棉线和非常简单的生活用品。他们走街串巷，衣服上头上沾满永远也弹不干净的棉花屑，微风吹来，棉花屑就像欲飞的蒲公英一般。他们好像不是在赚钱糊口，倒更像是民间乐器的演奏大师。

弹棉花的人通常是一男一女，男的把那张巨大的弯弓扛在背上，尾部紧紧插进腰带，柳木制成的弯弓扎实且富有弹性，在木头弹锤的敲打下，一颠一颤，一床死板板的旧棉被就整个儿翻了个身子。弹锤在弹筋上敲击，嘭——嚓——嚓——嘭……，弹棉花人的身子随声响忽高忽低地起伏，抑扬顿挫，极富节奏感；女的则忙于铺线，经线和纬线交叉而行，然后用一块盾牌似的圆木头盖将被盖压平、压齐。

弹棉花的人说，弹筋一般是用牛筋或者蚕丝制成的，上好的牛筋越来越不好找，用蚕丝就很普遍。蚕丝是最结实和最有韧性的东西了，它比一根一样粗的铁丝的拉力还大！不信？你们自己试试！弹棉花的人说得大伙儿一愣一愣的，当然了，谁也不会去实验的……

弹一床棉被，工价才几元钱，弹棉花的人需忙活足足一两个钟头。想想眼下，鸭绒被的奇暖被正在蜂拥进入大众的生活，弹棉花人的空间，注定是越来越小了。看着他们又扛起行头走进了小巷深处，岁月的尘埃连同那些棉花屑，正飞舞在他们的身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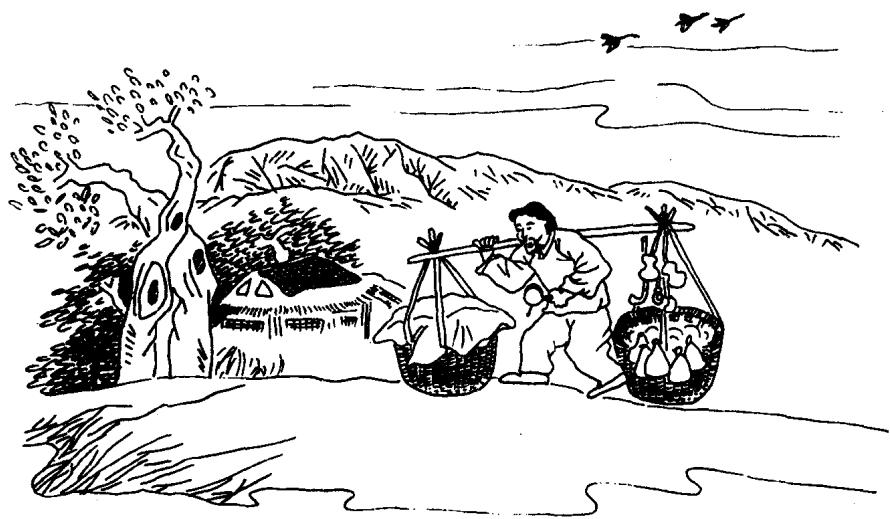
2. 货郎

货郎的历史，几乎是与封闭的经济和交通成正比的。现在，也只有在山区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还可以听到货郎缥缈的铃铛声。

这铃铛声就像以前镖局走镖时的呼号，声音飘过几个山冈，在空寂的山野里回荡。姑娘汉子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回家拿点钱，就等着。货郎这时候就像一个演员似的，用喜悦来证明自己带来了好货。不外乎是些针头线脑、香烟火柴、毛巾肥皂、铅笔信封、蚌壳油雪花膏，一副挑子简直就是个移动的杂货店。最激动的要数上次次要货郎带东西来的人，他（她）已经盼望了很久，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带来了，他们甚至会把货郎——这个小小的生意人，视为希望的使者！就像一个收到情书的人，会冲动地去拥抱惊愕的邮递员。

我们总说人是欲望难填的动物，但这要看人置身的是什么环境。这些生存在连绵群山中的人们，没有膨胀欲望的酵母，一个小小的惊喜就会让他们感动很久很久。这大概也是货郎始料未及的。

在民间观念中，只有学无所长的人，实在没法了才会去当货郎混饭吃。其实货郎是非常辛苦的，下乡一次少说也是十天半个月。这也反映出传统观念中轻视商业的思想源流。当经济的潮流已经漫流到僻远闭塞的地方时，货郎的肩头，不也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和经济的潮汛吗？



正在消失的职业

3. 代写书信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当中，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被一再证明是至理名言，书生们必须在夹缝里闯出一条生路来。代写书信就是书生们的一种求生之道。

在农村，每到逢场的日子，总会有个把老先生，戴上圆圆的老光镜，一身布衣，端坐在茶馆前一张铺着布幔的破桌子后，神情严肃，目光悠远，偶尔呷一口浓茶，抽几口叶子烟，等待生意的到来。这其实是乡野文人的典型表征，内心渴望生意源源不断，但从学业本质上又耻于言利，在泰然中等待，在等待中渴望。一个目不识丁的太婆，颠三倒四地叙述自己的不幸，要给远方的儿子写信，希望他寄钱回来。先生一面喔喔地应着，一面笔走龙蛇，太婆说完，信也差不多写完了，路人叹为神人也！学问大着咧。

这种信的内容，一般是有公式的，不外乎换了名字称呼而已。写一封信的收费一般是2角钱，如果事情复杂，写的文字超出一页纸，先生是要加收费用的。有些先生不好意思直接收钱，而是请茶馆的小二代收，再从中扣除自己的茶钱、酒钱、豆花饭钱，大半天下来，也有三两块钱的进账。在十几年前，这也够先生一个星期的酒钱了。

现在，水涨船高，据说代写一封信的价钱已经升到1块钱了，只是恐怕这生意却越来越难做了罢……